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五二回 循舊例雙美擁檀郎 鬧相公新知結幽憐

且說章秋谷見雲蘭不肯拿他的錢，只說他還是有意吃醋，便道：「這一筆錢，我本來早就想要給你的，前幾天不知怎樣的，心上竟忘了這件事兒，所以直到今天方才給你。你不要，難道是嫌少麼？做客人的和信人有了相好，這一下子竹槓遲早都是逃不掉的，你又何必和我客氣？」雲蘭聽了，皺著眉頭，把金蓮一頓道：「耐格閒話，倒託異勒海嘛，阿是倪來敲仔耐格竹槓哉！耐自家想想，倪阿曾敲過歌耐一塊兩塊洋細格竹槓？老實說，故歌倪嚙啥用場，耐撥倪自然勿要。等到倪真正要用起來，倪自家會得問耐討格。耐拿倪當仔別人一樣，只認得銅鈔勿認得人，格末耐看豁仔邊哉。」秋谷聽了，看著他的樣兒約莫著也不是什麼假話，不好再去勉強他，便只得收了回來。這一夜秋谷睡在雲蘭房內，沒有回去。到了一點多鐘的時候，秋谷走到月芳房間裡頭，只見月芳穿著一件湖色汗衫，卸了頭上的釵環，烏雲亂挽，坐在燈下，一手托著香腮，一手拿著一個茉莉花球在那裡翻來覆去的。看見了秋谷進來，動也不動，只說：「辛辛苦苦，再要跑到倪搭來作啥呀？」秋谷走到月芳面前，低低的笑道：「對不起，累你等了半夜，如今特來陪你。」月芳道：「耐自家身體要緊，軋實勿要過來哉呀。倪是勿搭別人家吃醋格，橫豎耐二少自家心浪蠻明白來浪。只要耐照應照應倪好哉，吃仔格碗把勢飯真正作孽，再去搭別人家吃啥格醋呀！」

秋谷聽了月芳的一番說話，覺得他另有一種口角，說得悱惻可憐，不由得上也有些替他淒惋，便也拿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來送給他。月芳那裡肯受，推了半天，月芳始終不肯。秋谷懇懇切切的和他說道：「在你心上的意思，不肯無緣無故要我花錢，我心上也狠明白。但是你欠了一身虧空，可想而知不是有錢的人，手裡頭也狠是拮据。我和你就是沒有相好，平常的時候總算甚是投機，就送你幾塊錢幫幫你的忙，也不算什麼事情。何況我雖然不是什麼巨富，這幾個錢也還不在心上。」

你若一定要和我客氣，那就是瞧我不起了。」

月芳聽了，推卻不得，只得謝了一聲收了下來。卻又平空的一陣心酸，淚珠欲落，連忙別轉了頭，把手巾拭了淚痕，轉身對章秋谷道：「倪四歲落仔堂子，做生意做到仔故歌，客人碰著仔幾幾化化，勿是靠勿住格滑頭末，就是蹩頭蹩腦格曲辦子。直到仔故歌，剛剛碰著仔格耐末，樣式才對景。說格閒話，賽過就是倪肚皮裡向挖出來格。碰著仔耐實梗格人，倪嘆嗚撥格號福氣。」說到這裡，眼圈兒不覺又紅起來。秋谷又婉婉轉轉的安慰了他一番。

自此以後，章秋谷到寶華班去住夜，總是這般的左右逢源，前倨後擁。至於這個裡頭怎樣的一箭雙雕，怎樣的雙管齊下，那卻要去問雲蘭和月芳的房間裡人方才知道。在下做書的沒有和他們打過梆子，卻就不得而知的了。

閒話休提。只說這位金觀察，本來原是個舉人出身，筆底下狠來得，而且洞明時務，博覽群書。這個時候正是皇上家開經濟特科的時候。吏部尚書王鳳山王塚宰，素來極佩服金觀察的學問，就專折奏保了金觀察的經濟特科。到了六月中旬，已經到了考試的時候。金觀察便稟請方制軍，派了津海關道李伯溪李觀察，來兼理洋務局總辦的事情。金觀察匆匆忙忙的交卸了一切公事，便帶了兩個差官，兩個家人，剋日進京。

臨走的時候，和章秋谷商量，想要請秋谷同他進京，兩個人住在一起，覺得大家談談有興些兒。恰恰章秋谷也為著金觀察進京去了，那幾位會辦大人和幫辦大人大家都和他不合。本來章秋谷的當這個洋務局總文案原是看著金觀察的交情，自己原不是一定怎樣。如今見金觀察去了，那裡肯留在洋務局裡頭當這個沒意思的差使。

早就和金觀察說過要想辭差，所以金觀察趁著這個當兒請他一同進京，章秋谷一口答應。金觀察大喜，卻不肯叫他辭差，只叫他告了一個月的假。找了一個人和他代理文案上的事情，便同著秋谷上了火車。

天津到京只有二百多里路，不到半天已經到了。金觀察本來是常州府陽湖縣人，就同著秋谷住在青廠武陽會館裡頭。金觀察自去料理應考的事情。秋谷沒有什麼事兒，便出去拜了幾天客。就有那班同鄉的親戚朋友，大家都來拜望，也有請他吃飯的，也有請他聽戲的，秋谷倒忙了好幾天。

這一天秋谷在會館裡頭剛剛起來，見當差的傳進一個名片來，說姚大人來拜望。

秋谷接過名片來看時，只見名片上寫著「姚瀟」的兩個大字，秋谷便叫快請進來。

原來這個姓姚的名瀟，號子湘，也是個直隸候補道，現當京津鐵路的督辦，和秋谷既是同鄉，又是親戚，向來狠要好的。性情豪宕，學問精純。以前在常熟的時候，和秋谷也是朝夕過從，契合非常。如今聽得秋谷來了，昨日又去拜了他一趟，這位姚觀察便連忙起個大早，到武陽會館來看秋谷。秋谷見了名片，連忙叫請。

當差的出去不多時，早見一個三四十歲年紀的人，大踏步在外面走進來，氣概軒昂，英姿颯爽，目光如電，華采凌雲。見了秋谷還在那裡洗臉，便笑道：「我只怕來得遲了，你要出去，怎麼這個時候你才在這裡洗臉？」秋谷道：「這個時候不過八點多鐘。若是我們在上海的時節，這個時候正在大槐園裡看招親呢。」姚觀察坐下來談了一回，便對秋谷道：「我們幾年不見，今天要好好的和你暢敘一天。這個時候，你就同著我一同回到公館去，就在我公館裡頭吃過了飯，請你到中和園去聽小叫天的戲。聽過了戲，就請你到昇平班小蘭那裡去吃飯，我們暢暢快快的敘一天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秋谷聽了大喜，連忙對著姚觀察打了一拱道：「你請我別處吃飯，我不謝你。」

你請我吃相公飯，我卻感激得很。我自從那一年出京之後，想著相公飯的滋味，別處地方，憑你怎麼樣總吃不到這樣的好東西，正在這裡求之不得。你忽然要請我吃起相公飯來，真叫作天從人願了。」姚觀察見秋谷向他打拱，便哈哈的笑道：「你這一個拱，好象是下了定錢的一般，我就要倒扳槩也不中用了。」

正在說笑，金觀察也從自己房內走了進來，姚觀察便請他同去。金觀察想著這幾天剛剛沒有什麼事情。便也答應。姚觀察便立起來對著秋谷同金觀察道：「你們既然沒有什麼事情，坐在這裡也沒有什麼趣味，還是早些到我那裡去談談罷。」金觀察道：「你們兩位請先去，我還要來拜一個客，一會兒就到你府上來。」

姚觀察聽了點一點頭，便同著章秋谷一同坐了騾車，直到繩匠衙門姚觀察公館裡來。進了大門，姚觀察讓著秋谷到一間小小的書室裡頭坐下。秋谷舉目看時，只見這間書室收拾得十分精緻：一簾花影，四壁圖書。案頭擺著的，都是些夏鼎商彝，斑斕絕俗。架上放著的，都是些金簽玉管，名貴非常。兩面都掛著斑竹簾兒，不透一些日色。地上也鋪著織花地席。簾外更擺著幾盆珠蘭茉莉，微風一動，便有一陣陣的花香從簾隙中間直透出來。

秋谷到了這個地方，一霎時覺得頭目爽然，塵襟盡掃，好似服了一服清涼散的一般，便對姚觀察道：「到了你這個地方，直可撲去俗塵三斗。不意京城裡頭這樣人海煩囂之地，居然也有這等地方！」坐了一回，金觀察也來了，走進書房四面看了一看，嘖嘖歎賞道：「好地方，好地方！看了這樣的書室，就可見主人胸襟之雅。」

姚觀察聽了，不免也隨口謙讓幾句，不多一時，又來幾個客人：一個就是刑部郎中金星精，是金觀察的族姪，本來和秋谷極知己的；一個是浙江道御史鄭蘭任；一個是軍機章京翰林院編修陸雲峰。

大家塞暄了一回，姚觀察便拱請眾人入席。鄭侍郎便要姚觀察去叫小蘭，姚觀察便問眾人怎樣，陸太史也點頭說好。只有章秋谷沒有相識的人，姚觀察便薦了一個小蘭的師弟小菊給他。一會兒，小蘭同著小菊一起到來。秋谷舉目看時，只見他們兩個人一色的都穿著蟬翼紗衫，手中拿著雕翎扇，腳下踏著薄底靴。小蘭是長長的一個鵝蛋臉兒，長眉俊目，白面朱唇，狠有些顧影翩翩的姿態。小菊卻是一個圓圓的臉兒，骨格嬌柔，風情流動，狠有些天然憨媚的樣兒。

小菊一走進來，便問姚觀察那一位是章老爺，姚觀察和他說了。小菊看了秋谷一眼，走過來就對秋谷請了一個安。秋谷一把拉

住，細細的看了一看。小菊笑了一笑，回過身來招呼了席上眾人，方才坐下。接著，眾人叫的也都來了。秋谷一個一個的打量一番，覺和雖然也有好的在裡頭，卻都不及小蘭的身段玲瓏，丰神婀娜。

就是小菊，也比小蘭差些。秋谷看著，都放在心上，也不言語。大家吃了幾杯酒，家人們送上菜來，是姚觀察自己公館裡頭的廚子做的，做得甚是精美。

席間大家談起北京人的鬧相公來，秋谷便問姚觀察道：「我聽人說，以前的時候那班京城裡頭的大老，每逢宴會一定要叫幾個相公陪酒，方才高興。那班窯子裡頭的妓女卻從沒有人去叫他陪酒的。偶而有個人叫了妓女陪酒，大家就都要笑他是個下流社會裡頭的人。自從庚子那一年聯軍進京以後，京城裡頭卻改了一個樣兒，叫相公的很少，叫妓女的卻漸漸的多起來。究竟是怎麼一個道理？我記得前幾年在京城裡頭的時候，鬧相公的人還很多，為什麼如今丟掉了旱路，忽然又去走起水路來呢？」姚觀察聽了，疊著指頭說出一席話來，正是：

繁華如昨，春城羅綺之天；風月無邊，冠蓋京華之路。

不知姚觀察說的什麼，請待下回分解。